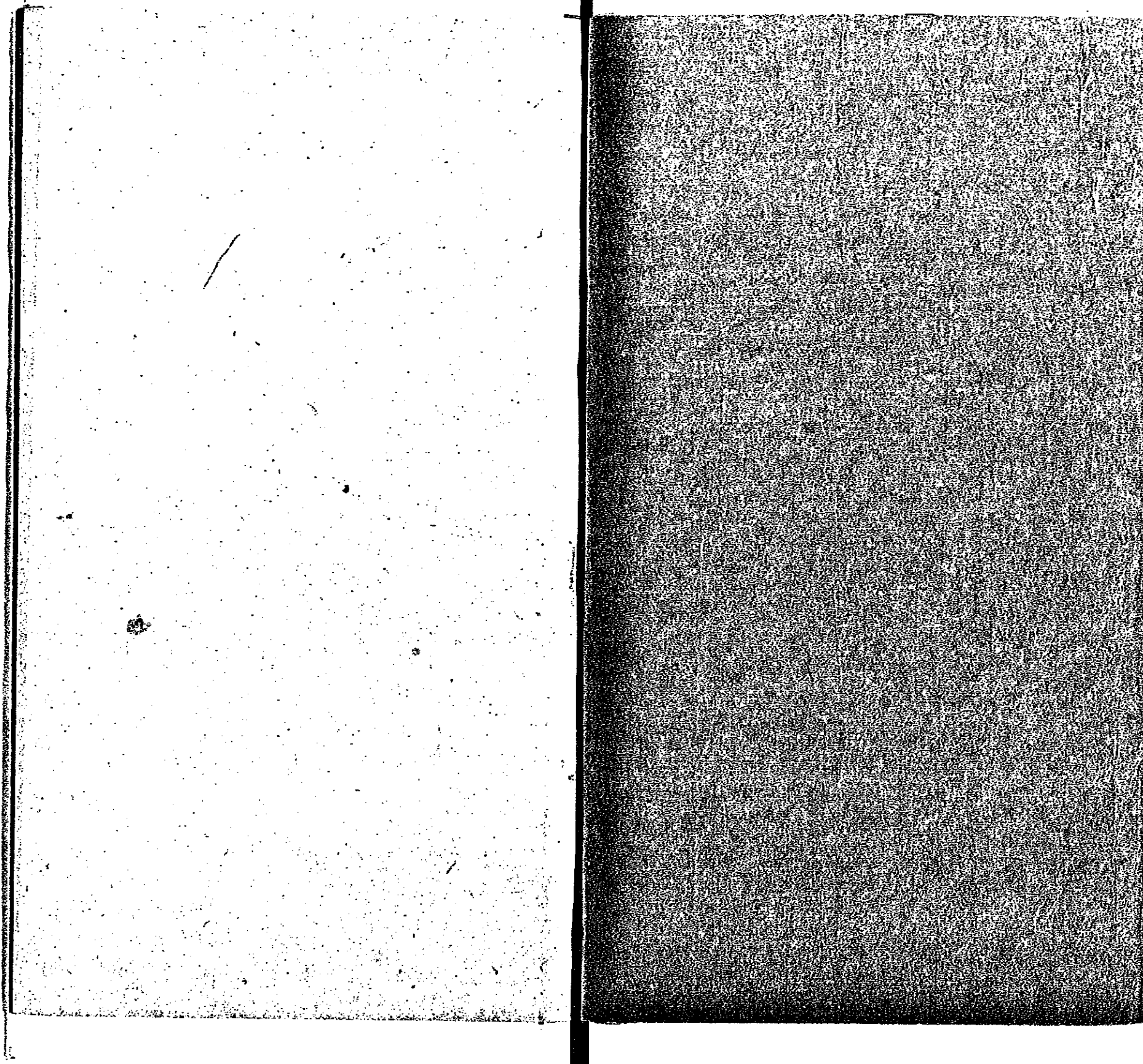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二 五 九 八 號	一 三 ノ 八 冊	五 六 號	九 門 三 部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漢野源氏
江蘇
圖書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校圖書

程子曰呂與叔閑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
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
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
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
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
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然
穎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

禮

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

吾道
有望

自是不能已○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材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太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與范與之語聞而多疑者先入也與呂

望託
普通

與叔語空礙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繹俊俊
恐過之曾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
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

呂氏大中曰蘇季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
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
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
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
聚邑人子弟教之名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
從之得其微旨於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尹稱游

定夫
師門
見稱

讀書
過目
成誦

定夫德宇晬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
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
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
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羣讀
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
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
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
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
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
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

不究所用士論其惜之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此其憤懣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觀二
人
氣
象
相
似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焯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修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

為學之本
忠信

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既
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為進
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
怠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
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
經以睨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
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
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
於中者純粹而閑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濤間居

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
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
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
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
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其
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
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
無求於人蔡氏焉能免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
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盛德延禮此老置之
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
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侯師聖安於羈苦守

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冰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文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思恕曰和靖言嘗待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

南溪道

楊謝一君長進

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焯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焯伊川以爲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

祁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二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策問不對而出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

和靖曰噫尚可以王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

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鹿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

卽往從學旣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其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

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久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游定夫清德重望

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輿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入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包楊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名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

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
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
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
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常用之矣又况自家言
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
太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
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
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
又無可爲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
苟有大力量明曉間具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

五

不枉旣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又曰他當時一
出追奪荆公玉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
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
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
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太賢出處不可以此議
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
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
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
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
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且有課程

最得明道
教人綱領

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閑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

為己
為人
之分

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為能若明道看更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本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

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
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
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渥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
思如學記所謂未上箠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
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
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
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
未成倫緒難看在此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致著日
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

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和靖持
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
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
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言有明未
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
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一程之教止此孔孟
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著力照
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頭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
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
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

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
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
學者但推說不丟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
悟啟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
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
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十
言殊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
簡約若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
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人他去思量如孔子
答襄公顏子好學之間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
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
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
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
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
明惜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
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
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
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
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
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

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揆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揆秦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者大意曰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目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

問○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猶踈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

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金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其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太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金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

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反太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來字太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

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夫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常見震澤記善。

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看了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

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曉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

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
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
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
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
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
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序何況猶不
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
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
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
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
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高之士如揚子雲
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
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
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
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傳文約禮而已只是
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還孔子吾人只
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
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
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

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下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裔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無健美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功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干

二公

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求官不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

篤信好學至老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胷中闊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水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者不

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
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一以誠雖忤已
者未嘗見其怒色恚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
陰覆其不及○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
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恥
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橐故人少知者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
與程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
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
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
造聖人爲說書二年自夕勸道人士以脩身爲本
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
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曰不能喻兒天下乎其
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
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
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
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范
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

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髫髻卽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業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矣○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呂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苟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
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
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
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
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
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
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爲
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
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
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
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
龜山廼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
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
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以者至於
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如春風發
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

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誼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放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

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

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太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旌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不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

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三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曾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間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下綫之緒，賴是得以

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

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祿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者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

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
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乎
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
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以中節又曰其接
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
要以及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先生喜
黃太史稱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
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曾
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資稟勁特
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

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其可否及
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
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
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
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
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
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遜
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
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

意中如冰壺
清

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
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
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
墮之氣○問先生言何曰他却不會著書充養得
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焦地通養將去初無集義
只是先生胷面益背自然不可及○先生初間也
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
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
三里路當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
養曰先生只是清養思慮他清養得自是別真所

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殊言遠色他
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
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
人叫一人叫之一上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
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
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
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
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
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
屋亦有小書室然其整齊肅麗安物皆有常處其

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其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數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着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

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於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

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工夫處亦是有些子
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
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
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
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
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
象曰延平即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
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
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
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

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
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
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
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
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
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
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
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
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
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太段排

遺不夫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
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
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
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
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
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
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
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
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
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
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
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
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
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倚歎先生果自得師身世
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
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
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
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
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兄弟灑落誠明清
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

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宋發其蔽
昏疾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
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
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令散屈伸消息滿虛
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下
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
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烹
也小生蚩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
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
志從游十年謗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
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寒步方休鞭
繩以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
熹於此時適有命名問所立言反覆教誥最後有
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予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
失隆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
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
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隆緒茫茫孰知我
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誓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

字康侯臨文定

子寅字明仲號致堂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木冬嚴雪百草

胡康
侯如
松栢
挺然
獨秀

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聖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大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斬截

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一定却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入皆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葉發人物偉然向堂侍之坐

見其數孟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
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
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
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
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
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
矣○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太端
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
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
論中誠仁如何曰忠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
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
字疑可改爲德字曰亦可一云但言其自然則謂
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
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與
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言勝正
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
仁一而已何必別言同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
一箇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
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
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
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

看不出。○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只是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太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心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端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

以會稽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
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誘引孰
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
義遂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
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
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
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
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
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考相遇因
論孟子說性會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
是言然總考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
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
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
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
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
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
發物欲之聞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
少未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
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
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

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
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
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其以爲孟子所謂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
言也○黃直卿言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
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
某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
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
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
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

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卽告子性無
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
○問五峰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
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
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
惡對爲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
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
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
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

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太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不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

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
才有丝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
同體令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
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
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峰只就其上
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復也○明仲嘗
畏五峰議論精確五峰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
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爲觀之殊不知如論語管
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峰議論反以好高
之過得了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
說得無著落五峰便疑孟子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
是恁地分疏孟子刻地流淪不能得出世○明仲
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
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
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
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
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
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峰先
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

可謂
有功
於斯
文矣

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
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
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
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
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
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
其道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序五峰
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下時詠歌之
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
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
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每自蚤歲服
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
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
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
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
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
亦可以推而得焉